

民主发展：

规则及政党的角色

Democratic Development :
Rules &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杨绪盟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民主发展：

规则及政党的角色

Democratic Development :
Rules & Role of Political Parties

杨绪盟 著

责任编辑:王世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发展:规则及政党的角色/杨绪盟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7316-0

I. ①民… II. ①杨… III. ①社会主义民主-研究-中国 IV. ①D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0006 号

民主发展:规则及政党的角色

MINZHU FAZHAN GUIZE JI ZHENGDANG DE JUESE

杨绪盟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1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7316-0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自序

一般认为,民主肇始于希腊,但随后沉寂于世,直到最近的三百多年,现代民主才在资本主义革命大潮中粉墨登场,并逐渐发扬光大。其实不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始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来没有停滞过,更没有中断过,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而以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以现代民主发展的引领者自居,并利用其国际政治中的话语霸权,有意污蔑其他形式的民主存在。比如,有西方学者甚至武断地宣称,只有在那些具有启蒙文化传统的国家才能实行民主制度,只有这些国家的人民才会维系乃至渴望民主。启蒙运动是一个奇迹,人民不应该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民主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①不过,他们自己也承认,“(民主)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我们假想的雅典式公民以某种方式出现在我们中间,他必定认为,现代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②。显然,所谓的“引领者”,原来是集聚了太多的源自其社会传统并非来自无知的傲慢与偏见。

民主是一种政治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且伴随人类社会的全程。也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发展延绵至今。只是完整意义上的民主,即观念意义和制度意义统一的民主,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为什么古希腊有民主,而古代中国没有?这只是某些人,

① 施雪华、李凯:《论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条件》,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1期。

② 【美】达尔、曹海军等译:《民主及其批评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特别是西方人的臆测,更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与古希腊民主有着更多的渊源和传承而已。相关研究表明,民主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发展,只是与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不同而已。所以,有学者坚信,民主不过是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①有人或许想起邓小平同志 1941 年曾说过的话,“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意识和习惯”。^②其实,邓小平同志只是用了“缺少”二字,而“缺少”并不代表没有,况且这句话还有一个前缀词“假如”。

大约从清末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涂抹了浓厚西方色彩的民主大旗开始在中国上空飘扬。尽管大旗飘飘很有美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西方式民主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却是极难。民国初年的政府最先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民主蛋糕,但旋即被袁世凯的皇帝梦一口吞没,几乎片甲不留;国民党“一统天下”后,中国又重燃了民主发展的希望之火,但在“训政”“独裁”的层层包裹下,根本没有透出几丝光亮;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终究伟大,竟然让异常贫困、艰苦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处处萦绕着“实行民主好处多”。在五四运动整整过去 30 年之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构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体系^③。虽然历经曲折,但是在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背景下,中国的民主发展实现了诸多突破和超越,形成了基本经验和诸多成果。这些经验和成果主要包括: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民主发展必须以推动中国全社会的发展为己任,中国的民主发展成功契合了中国传统;中国的民主发展成功避

① 王长江:《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 年第 8 期。

② 《邓小平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 页。

③ 马哲军、夏克强:《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的民主建政思想研究》,载《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免了苏联错误;中国的民主发展成功抵御了西方压力;中国的民主发展特别在协商民主、党内民主等领域实现了创新;中国的民主发展确立了人民民主的真谛,即“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①(李良栋,2010)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民主发展千姿百态。原因是:民主发展一方面遵循着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受到客观环境的巨大影响。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是目前人类社会民主发展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也是所有国家民主发展的必归之途。虽然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实践也多种多样,然而,绝对不能因为多样性而忽视先进性,绝对不能赞同所谓的“条条大路通罗马”“公平竞争”之说。如果非得“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一定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罗马”,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民主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世界文明确实具有多样性,但文化无高低,制度有优劣(秦晖,2007)。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是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唯一的主人。而其他的民主,不论形式多么完备,也不论内容多么华丽,其本质都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都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的价值追求。所以,列宁非常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却决不会忘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②故而,在承认民主的阶级性的前提下,虽然无须夸大不同国家民主之间的差别,但一定要跳出“普世价值”的误区。^③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普世价值论”其实就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和平手段”推销其社会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重要战略之一。实际上,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②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页。

③ 田改伟:《民主与“普世价值”》,载《前线》2013年第7期。

展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采取“拿来”和“移植”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如果非要生搬硬套,后果可能会很严重。抛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拉美陷阱”,就拿当下来说,西方某些大国策动的“颜色革命”已经纷纷退色,美国主导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也已经处在溃败的边缘。这一系列事实说明,“民主普世论”根本经不起现实的碰撞。^①

反观中国,民主发展正走在正确的路上。中国民主发展的第一个伟大创新是重视党内民主建设,并确定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基本发展路径。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必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发展道路上的创新之作。这一创新凸显了党内民主的价值和地位,也规范了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其实,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内含“一石二鸟”之意。首先,党建目的。通过党内民主发展推动党的建设。“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②只有切实发展党内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党的创造活力,才能形成全党齐心协力推进党的建设、做好党的工作的强大动力。其次,路径目的。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我国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通过党内民主发展引领和规范人民民主发展,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培养起来的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民主习惯,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的导向和示范作用(彭穗宁,2013)。

中国民主发展的第二个伟大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原创性、先进性,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所在。有学者甚至认为,协商民主是更高形态的民主。^③事实上,协商

① 姜辉、赵培杰:《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载《红旗文稿》2010年第9期。

②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③ 马德普:《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补充吗?》,载《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4期。

民主在中国有着长期的、丰富的实践基础,但理论上的全面总结和政策上的战略部署还是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明确了协商民主的概念,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一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对协商民主建设进行具体部署。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好、越深入越好。^①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正在有序加快推进当中。2015年年初,中共中央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这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创新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了“政党协商”这一概念,并把政党协商摆在协商民主的突出位置。2015年年中,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多次提到协商民主,并进一步明确了在“大统战”格局下,民主党派的职能不仅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而且包括“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2015年年末,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基本内涵、地位作用、主要内容、形式程序和保障机制,实现了政党协商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序可循。2016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政党协商(会议协商)计划》,就2016年的中国政党协商作出具体化的工作部署。

有了政策推动,也有了制度保证,中国政党协商成就斐然。近年来,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

在中共中央的率先垂范下,各级党委加大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协商频度和力度,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不断提高。同时,民主党派协商建言的质量和水平稳步提升。以八个民主党派中央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16年年中),他们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310多件,许多得到采纳,有些直接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比如,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积极应对区域灰霾污染、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十三五”期间GDP增速的建议、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等,都吸纳了民主党派的真知灼见。^①

这里,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值得思考,那就是西方国家也有协商民主理论,他们认为协商民主是代议制民主的有益补充。但是,协商民主在西方国家却难以发展,仅仅在欧洲几个小国“昙花一现”,便匆匆走了下坡路。而在中国,协商民主发展高歌猛进。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方的协商民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发挥作用的环境也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协商民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协商是人民内部的协商,各协商主体在利益上存在广泛的一致性,因此协商容易取得成功。而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协商则更多表现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一种讨价还价,或者是暂时性的妥协,因此,很难形成固定的机制,很难长期坚持下去。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普遍不存在协商民主发展的土壤,而中国则得天独厚。

总之,中国的民主发展永远在路上,而且道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接近目标。不过,本书只是试图解释: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发展正处在人类社会民主发展的高级阶段,符合历史规律,更不是什么“异类”;世界民主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不影响民主的共性;各国民主发展的未来会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最终的正确道路。对此,邓小平同志早有清晰的判断,他

^① 中央统战部一局:《深入开展政党协商 激发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载《求是》2016年第6期。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①

最后，笔者引用法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话作为鼓舞性的结尾，这实际上也代表了本书的某种倾向。“只有将这个消费社会（这里特指欧洲——作者注）中看上去已经乱七八糟的民主接着往下搞，才能形成较像样的民主运动，最终才能走向民主或者共产主义。之前的民主有点乱七八糟，但这并不是我们不搞它，去搞另外一种更有序的民主的理由。民主搞不好，那就更应该在它里面搞。我们只能在不好的民主里继续搞民主。”“只有在当前的不太好的民主里接着搞民主，那种全球民主和正在到来的民主，都会一起带出。”“未来民主或者未来共产主义成为一种视野，成为我们每一步斗争的背景。”“在当代猖獗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里，共产主义实际上也更呼之欲出了。”^②

杨绪盟

2016年10月于北京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② 【法】朗西埃著，李磊译：《对民主之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60、61、70、71页。

目 录

自 序	1
导 言：共识与争议	1
第一部分 民主发展的背景	25
一 民主发展与文化	26
二 民主发展与经济	46
三 民主发展与社会结构	60
第二部分 民主发展的规则	81
一 市场经济内含了民主的基本要素	82
二 民主发端于政治斗争并试图消除政治斗争	107
三 社会多元化是民主发展的助推器	125
四 民主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149
五 民主发展中政党的作用	169
结束语	197

导言：共识与争议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以联合国会员国首脑的身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①自从近代以来,民主就在世界范围内备受推崇,以至于实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会不约而同把民主奉为圭臬。但另外一方面,民主又“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事实上,关于民主的概念、理论,以及关于民主发展的模式、规则等,都存在着广泛争议。

不过,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的“共同价值”,与西方所言的“普世价值”完全不同。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不是某个地域特殊价值的人为提升,不能产生于任何人的主观设计,而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普世价值”则是在西方历史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打着西方人本主义的旗号,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论,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是共同价值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普世价值”的倡导者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② 所以,虽然西方人制造的“普适(世)价值

^①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9月29日。

^② 项久雨:《莫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30日。

(universal value)”这个词汇,单从字面上来说,似乎是个很好看很好听的词汇,很容易迷惑人,但稍加分析,抛开西方某些国家的别有用心不说,单单是“普世”二字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普世”就意味着“放之四海皆为准”,而“放之四海皆为准”就等同于是“绝对真理”,显然,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因此,“普世价值”根本经不起推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

毋庸置疑,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共识。

民主现已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主导价值观,成为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和试金石,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共同愿望。从人类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民主并不是什么神圣之物,民主只不过是人类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政治生活理想,也是人类用于解决人类集体生活之难题和困境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而已(桑玉成,2014),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已。有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以来,从发达国家到落后的贫穷国家,从西方到东方,从普通民众到政治家,民主似乎已经成为类似世界普世宗教的存在,得到了所谓的“全球范围内赢得了终极政治赞誉”以及“无法想象到的那种普世性的魅力”。^①当然,所谓的“普世”只是西方人的一厢情愿。不过,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确实都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是“民主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国家”,等等。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民主政治是一切国家形式的最终归宿(俞可平,2007),马克思、恩格斯都把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许耀桐,2000)。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开篇就宣布:“工人

^① 【英】邓恩:《让人们自由:民主的历史》,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当年,马克思对巴黎公社以普选选举制为代表的民主制度曾作出过高度的评价,并将其定格为社会主义政体的典范。按照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人类社会自从产生国家以后,曾经有过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而在这些所有的国家形式当中,只有民主制才是国家的最完整、最先进的形式,从而也是国家的最终形式。民主制具有一切国家形式的最典型的意义,对其他所有国家形式来说它有着最大的共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民主制也是国家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国家制度的顶点。要实现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民主制是必经的最后关节。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国家才会消亡。这个民主政治,只能是共产主义民主。对此,俞可平教授论述道:“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并没有离开人类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长河,正是因为马克思充分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优秀成果,才使他实现了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飞跃。”^②

通常认为,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只是偶尔出现过民主思想火花,并没有产生制度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对此观点有争议性讨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的现代民主思想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客观上启发和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宣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生,逆之者亡。这个世界潮流就是人类社会由专制主义制度向民主政治迈进的必然趋势。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庆祝大会上发表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表达了对民主的强烈追求和向往:“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颠覆君主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是“政治革命的结果”。并且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俞可平:《马克思论民主的一般概念、普遍价值和共同形式》,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出了“五权分立”的思想。^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明确宣示：“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正式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大幕。

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天降大运，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顺势而生，她满怀信心地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壮大。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中国的重要政治力量之一。当年，在条件相对艰苦的延安窑洞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严肃而不失活泼地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亡反复的历史周期率，被称作“窑洞对”，后世传为美谈。毛泽东同志这样回答黄炎培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亲自主导中国的民主建设，他特别强调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也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③然而，后来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民主发展一度出现了曲折和困难。

拨云见日，等历史的车轮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民主发展迎来了新气象和新突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经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后，他坚决而明确地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④的科学论断。新世纪新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向以民主为己任。党的十七大报告强

① 方敏等：《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1840—1949），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中卷（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610页。

③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载《红旗杂志》1978年第7期。

④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

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十八大报告则决心满满,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此后,民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社会主义民主思想。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国家行政学院许耀桐教授在《民主是社会主义固有的东西》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应该致力于民主的发展和完善,这是天经地义的一件大事。他认为,民主政治是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并把“民主化”列为政治现代化的十大目标之首。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也认为,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发展民主(王长江,2011)。不仅如此,他还非常肯定地认为,“民主不过是政治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必然,民主既非西方独有,更无与中华民族传统不容之说,只是人类顺应天性解决政治问题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②

不过,就现代民主发展而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曾经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率先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张扬人性,追求自由,较早确立了人的主体意识。有了这种主体意识,“自由”“平等”以及“当家做主”等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诉求,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文艺复兴运动初期,意大利著名市民阶级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Marsilius),为了努力使政治思想摆脱神学束缚,最早提出人民权利问题。作为中世纪晚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马西利乌斯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现代学者所认识的程度(赵瑞,2008),他的代表作《和平的保卫者》自1324年完成以来便受到广泛的研读,乃至后来身处启蒙

①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② 王长江:《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8期。

运动中心的学者霍布斯、卢梭等都曾研习他的著作，借用他的观点，在其代表作中，马西利乌斯对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捍卫了世俗政权，为后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作出了铺垫。^①以至于到了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斗争的锋芒就直指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教会，其反暴君理论成为近代人民主权理论的先声。其中，法国的洛克从“议会主权论”入手，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最终，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将“人民主权论”定格。卢梭认为人民的个人权利是与生俱来、不可转让、不可分割、不可代表的，国家由人民订立契约而形成，国家主权必须体现人民的“公意”，即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首先使用了“代议民主”这个词，“民主”一词开始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即政府的正当性可以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来实现，而不必体现在民众直接管理。^②从此，民主在西方社会被极力推崇并最终付诸政治实践。

美国是西方民主最突出的实践者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其总统就职演讲上，曾经声嘶力竭地对民主大加褒扬。他说：“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因为在各种形式的政体中，唯独民主政体能充分发挥人类进步意志的力量。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因为唯独民主制确立了没有任何约束的文明，它能在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取得永无止境的进步。我们知道民主不会死亡，因为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问题，就会感觉到它仍在每一片大陆上扩展——因为它是最人道、最先进，说到底也是最不可征服的人类社会形式。”“一个国家有衣穿和有饭吃是不够的，使它得到教诲和知识也是不够的，因为它还有精神。在身体、脑袋和精神三者中间，精神是最重要的。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险恶形势，我们的坚定决心是捍卫

① 杨蒙：《和平的保卫者——浅议马西利乌斯的反教权观念》，载《前沿》2013年第18期。

② 尹汉宁：《西方民主源流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载《红旗文稿》2013年第18期。